

空山流水

有一年的秋季，十月末。我独自一人坐在鹿股河畔的石头上。鹿股河为盐原帚河的支流。前一夜，秋风萧瑟，红叶飘零，片片红叶散落于河床，满地落红。河流两侧，皆是挺拔峭立的峰峦，夹着一带细长的青空，仿佛天上也有一条河流经过似的。

时值秋末，河水近乎枯竭，只有河底的细流，在一块块乱石中间涓涓流淌。河流在峡谷之间蜿蜒奔波，曲折而下，那潺潺流淌的河水，从远处仍可以看到。恰巧有一座高山挡住河水的去路，远远望去，仿佛河水已被山峰吸入体内，又好像这山怜爱地把水流抱在怀里，说道：“就留在这儿吧，流进村庄有什么好？留下吧，留下吧。”

然而，那柔细的水丝，与河床千百颗小鹅卵石温柔地擦肩而过，然后依然执着地潜入缀满红叶的水栅，歌唱着、闪烁着，像个年轻快乐的孩子，向前奔去，享受着美妙的旅程。

静坐在石头上，仔细聆听溪流这甜美和谐的歌声，我想象不出有何事物，能与她那抚慰人心的乐曲相媲美。有一种声音！是些微和风自山巅的松林吹拂而下？还是无人弹奏的鸣琴的神秘声音？这里的每棵松树都是一把竖琴，在风与太阳的拨弄下，演奏着悦耳的曲调。坐在石头上，我的心儿却被流水带走。潺潺的流水渐行渐远——啊，但在我心中，似乎依然能隐约听见那琤琮玎玲之声。

至今，夜半梦醒，潜心聆听，似乎仍能听到，那甜美悦耳的美妙声音从远处传来。

渔网

十月，御最期河畔的芦苇，渐渐变得枯黄。这儿的村民们，便开始做些捕鱼活儿——挂起了渔网，而且直到翌年的三四月份，才开始收网。那时，稚嫩的芦根仅两三寸长，颜色呈紫色。远远望去，一片片红褐色的渔网，点缀在冬天枯寂的旷野里，一目了然地显露出河水流经的路径。

在靠近霞之浦的土浦附近，我看到渔网非常大，需使用滑轮才能操作。渔夫们守在河边的小屋里，不分昼夜，每隔十分钟或二十分钟，就提起网来查看一次。他们要在这些小屋里面度过大段的时光，所以在里面储备了食品、烟草、盛放食物的容器、提灯，有时搁板上还放一瓶酒。捕捞到的主要有鲤鱼、鳊鱼、鲫鱼和龙虾等。

在逗子一带，村民们在水面上搭起了简易的脚手架，以用来在架上悬挂渔网。他们不时地走过来，将渔网提起来查看。捕获到的鱼主要是鲷鱼，偶尔有一些虾虎鱼和龙虾。这

些网与其说实际效用很大，不如说是冬日景观的一种点缀。

当冬季的风渐渐停歇，空气中便充满了萌动的诗意。在乡村路两旁的树篱丛里，早梅开始绽开清丽、烂漫的笑靥。伫立在田越桥上，可以看到略显荒寂的村庄之间，有五六只渔网悬挂在绿色的麦田里。这些渔网，循着蜿蜒流淌的溪水排列。近处的网面很大，远处的显得较小，在阳光下，宛若一幅图画。忽然，一只渔网落入水下，接着另一只落下。尽管这些起落动作是在静默中完成，却使这幅阳光下的图画显得生机盎然。

落日已经将逗子的群山涂上了一层紫色。接着，落日的余辉将村庄镀上一层蔷薇色的光，将绿色的麦田变成黄色。夕阳用她那缕缕柔情，轻抚世间万物：她温柔地抚摸着沿田间小径归家的农夫，以及他肩上扛着的锄头；御最期河的河水比别的时刻清亮百倍。每个悬挂在河水上面的渔网，都宛若一团明亮的红色火焰，其映在水底的倒影，频频惊走附近水流中游弋的鱼儿。

不久以后，夕阳落下。随着神武寺悠扬的晚钟在暮霭中不再回荡，那蔷薇色的晚霞也渐渐从天空中褪去。夜幕悄然降临这个山脚下的村庄，在夜空中，一弯新月散发出淡淡的幽光。河水蜿蜒流淌，在夜色中泛着银白色的涟漪。

俯首凝望流经身畔的溪流，你会看见，一弯水晶般晶莹的新月在溪水中漂浮着。旁边一只渔网的影子，在夜色

中隐约可见。而每当有一条鲮鱼游过，在河水里搅起圈圈涟漪，渔网也随之跃起，仿佛是要掬住那欲顺水漂走的月亮似的。

农家炊烟

我爱烟，爱那从乡村农舍上升起的炊烟。每当我看到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升起，我的心中便感到一种满足和恬静。

然而，市井的浊浪已经波及乡村，乡村生活中的淳朴之风正在消失。赌博、淫乱、奢侈、游手好闲、自私自利等恶习几乎侵入了每个家庭。每当我看到这些，我甚至希望这些房舍和人在火中付之一炬，尽管与毁灭相比，教育和感化是更好的手段。

如果我能够做到，我会向每一个乡村赠送三件礼物：一名好医生，一位好老师和一位好牧师。

好学校、好教堂和好诊所，这三类设施是构建一个健全村庄的三个最必要的要素，而健全村庄是构建一个健全国家的基础。

果实结得过多，树枝容易折断；国家只知敛财却不用之于民，则必然要倾颓。希望我们的国家看得更高远些，就像那从简陋农舍上升起的炊烟，悠悠直上云霄。

杂木林

东京西郊，直到多摩河一带，有一些丘陵和山谷。

几条山径纵贯着丘陵和山谷，蜿蜒曲折，连绵不断。谷底有稻田，沿着山谷，一条清澈的溪流缓缓流淌。顺着溪流走，偶尔会有水车映入眼帘。丘陵多被开垦成了旱地，随处可见残留的一小块正方形的杂木林。

我爱这些杂木林。

林中以槲、栎、榛、栗、桦等树种居多。大树稀少，多数为树木被砍伐后在树桩上簇生的幼树。林中的草地收拾得十分整洁。间或有赤松和黑松，高高耸立着，树冠如一顶皇冠，其华丽的羽状枝叶向外横展，如林中的神祇，炫耀着帝王般的气势与姿态。

下霜后，那满林的黄叶和红叶，如无数只黄蝴蝶和红蝴蝶，在枝头依依地驻足，在风中翩翩起舞，让人不再向往红叶醉舞的枫林。

待树木黄叶尽脱，林中的千万条枝梢潇洒地在寒空中恣意伸展，那真是一番别样的景致！日落时分，林中暮霭弥漫，在空中延伸的枝梢被落日的余辉镀上一层淡紫色。明月有如银盆，景致更为迷人。

春天来临时，林中树木吐出无数新芽，浅褐，新绿，粉红，淡紫，嫩黄……呈现出各种柔和之色。此情此景，令人留恋驻足，忘记了此时正独傲争春的樱花。

绿叶扶疏时节，漫步至林中。那片片绿叶沐着阳光，犹如一柄柄小巧玲珑的碧玉小折扇，在你的头顶撑开无数的叶荫。丝丝透射而入的光线，在你的脸庞上投下斑驳的绿影。倘若假寐片刻，那梦或许也是绿色的。

秋雨过后，一个个憨态可掬的蘑菇从林地上探出头来，好奇地倾听着林子周围胡枝子和芒草抽穗的声音。林中女郎花和萱草惬意地蓬生，大自然在这里营造了一座秋天的花园。

有月时美，无月时亦美。在风清露冷之夜，在林边独自漫步，聆听松虫、铃虫、蝼蛄、纺织娘在林中鸣唱，那无数细碎而甜美的歌声，如秋雨轻抚着大地。此时，树林也成了——一只秋虫的笼子，这真是太迷人了！

芦花

“芦花并无特别美丽之处。”清少纳言¹曾这样写道。然而，正是这个原因，使我更爱芦花。

在东京近郊，从洲崎到中川河口和江户川河口之间，有一片芦苇荡。秋天，坐在由品川开往新桥的火车上，如果你凭窗远眺，你会看到洲崎方向茫茫一片，那就是如雪的芦花。

一天，我从洲崎沿堤岸向中川方向漫步。堤上的芒草开始是没膝高，渐渐地没了腰，最后，混杂在芦苇中的芒草高过人头。走在里面，什么都辨识不清。正当我拨开芒草窸窣前行时，忽然撞在某种东西上摔倒了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扛着鱼竿的渔夫。

沿着堤岸继续前行，堤上的芒草和芦苇渐渐变得稀疏起来。但堤外东西二十余里，浩浩荡荡一片，全是芦花之洲。

¹ 清少纳言：日本平安时代中期（公元十世纪左右）女作家，著有散文集《枕草子》等书。

驻足远望，我隐约看到一片碧水，才知那就是大海，海面上有点点帆影。一条水路将芦苇荡分开，宛转萦绕，最后流向大海。潮水已经退去，显露出来的沙滩上，数千个小螃蟹在洞穴里爬进爬出。粘着泥巴的芦苇根处，也有一些小螃蟹在爬动。满潮的时候，一望无垠的芦花在水面上映出倒影。渔歌和摇橹声，此起彼伏。

芦间不仅是鲮鱼、虎鱼、虾等愿意栖息的地方，就连苍鹭、鹬鸟也把这里当作隐身之所。

我站在堤岸上休憩，忽听从远处传来了枪声。顿时，一群鹬鸟、伯劳鸟大声惊叫着，纷纷从我的头上飞掠而过，瞬间就消失在芦花深处。接着，周遭是一片沉寂，只有一望无际的芦花发出一阵轻柔的瑟瑟之声。

晨霜

我爱霜，是因为它极致的纯净，也因为它能报知晴好的天气。清晨的太阳照在洁白的霜花上，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象。

十二月末的一个清晨，我途经大船户冢。那是个罕见的霜晨，田野和房舍上看上去像是落了一层雪，甚至常绿树和竹林也是一片银白。

此时，东方的天空映着一片金色的云霞。紧接着，一轮明亮耀眼的朝阳跃出了地平线。

金色的霞光照耀着农舍和田野。那粒粒晶莹的白霜，向着太阳的一面，像水晶般闪闪发光；背着太阳的一面，透映着深紫色的暗影。

农舍、灌木丛、稻草垛，就连田地里的麦茬上，也半白半紫。隐隐约约中，霜依旧在紫影中闪烁着。

整个大地仿佛成了一块紫色的水晶。一个农夫站在霜地

里烧稻草。蓝色的烟如薄雾般向四面弥漫开去，遮蔽了太阳。

烟云越来越浓，由灰色变成蓝色。

整个景色都令我感到心旷神怡，我觉得我爱晨霜。

春天的忧伤

独自在野外漫步。仰望淡远恬静的天空，薄如轻烟般的云片，如绸般飘逸，如雾般轻柔。原野里的青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流经身旁的清澈溪水，跳跃着、歌唱着，快乐地向前潺潺流淌。我徜徉在这清新的原野，任凭柔煦的风儿亲吻我的脸庞。

忽然，一种莫名的怀恋之情油然而生，刚欲捕捉，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的灵魂不能不仰慕那遥远的天国。

春天的大自然宛若慈母。投身于这神圣的怀抱里，人的肉体似乎逐渐被融化、吸收，仿佛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。这时的你会哀怨人生苦短，仰慕大自然不朽的永恒。

换言之，这种春天里的忧伤，宛若我们投入慈母的怀抱，会产生一种近乎撒娇的感伤。

大海日出

睡梦中被涛声惊醒，我随即起身打开房门。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，此时正是拂晓时分，我下榻在铫子镇的水明楼，楼下便是太平洋。

此刻为凌晨四点刚过，海面上依然是一片昏暗。只有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的声音。遥望东方的天空，沿水平线，渐渐出现了一片鱼肚白。其上面的天空里，悬着一弯金弓般的新月。月光圣洁优雅，仿佛在镇守东瀛。左首伸出黑黝黝的犬吠岬。岬角尖端灯塔上的旋转灯，在陆地和大海之间，不停地划出一轮轮白色的光环。

此时，有些许晓风从暗蓝色的海面上吹来。夜幕从东方逐渐被揭开。熹微的晨光，踏着波涛由远而近。白色的海浪，拍击着黑色的海岸，四周的景象越来越清晰可辨。

举目仰望，我看见那弯晓月，已经由一弯金弓幻化为一弯银弓。东方昏暗的天空也开始呈现一片黄色，逐渐变得清

澄起来。银白的波峰和黝黑的波谷，在浩渺的大海上明灭变换着。夜的身影犹在海上徘徊，而东边的天空已睁开眼睛。太平洋的黑夜就要离开了。

很快，曙光如绽放的鲜花，如荡漾的水波，在整个天空和海面蔓延、扩散。海水渐渐泛白，东方天际越发呈现出黄色。那弯新月、灯塔逐渐地黯淡下来，最后再也看不见了。此时，一群候鸟掠过大海，发出欢快的叫声，仿佛是太阳的使者。万顷波涛皆以最热烈的情怀，向着太阳殷殷地表达诚挚的心意，一种肃穆的声音在四方回响。

五分钟过去了，十分钟过去了。眼看着东方迸射出金光。忽然，遥远的东边海面上浮出了一点猩红。看哪！如此迅速！使人无暇想到这是日出。屏息注视，霎时，海神高擎手臂，只见红点出水，渐次化作金线，金梳，金蹄。随后，旋即一摇，摆脱了水面。红日出海，霞光万斛，朝阳喷彩，千里熔金。大洋之上，长蛇飞动，直奔眼底。突然，我看见面前的矶岸顿时卷起两丈多高的金色雪浪。

大海与岩石

天空已经变成紫色，温暖的南风吹拂着。当渔夫们匆忙地赶到海滨忙着收起渔网时，豆大的雨点落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雨停了，风却越来越大。抬头仰望，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积云，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天空，墨黑的，深紫的，还有的接近珍珠色，时而飞掠即逝，时而起伏翻卷，气象万千，将富士和天城诸山隐没在云朵之后。乌云映照下的大海，苍茫幽暗，像一个狂怒的巨人，大喊着，愤怒地咆哮着。狂怒的巨浪涌向海滩，猛烈地冲击岩石，仿佛要吞噬矶岸。

环顾海面，没有一片帆影。唯见那巨大的岩石，孤独地伫立在名岛之上，宛若张开大嘴、展开双翼的老鹰，岿然屹立着，抵挡狂涛巨浪的袭击。

啊，大海啊，你的愤怒令人敬畏；岩石啊，你抵抗的意志坚强无比。古代的英杰们，曾经像你那样，以浮世为敌，向上天寻求帮助，进行了孤高的战斗，最终取得胜利。

风依旧猛烈，大海依旧在狂怒之中。海浪前赴后继，汹涌而来，愤怒地冲击着海岸。远方海面上的小坪岬，看上去强健而粗朴，稳稳地盘踞在那里，面对汹涌而来的波涛。这不禁令我想起当年的相模太郎¹。

1 相模太郎：指日本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政者北条时宗（1251—1284），曾抵抗过中国元朝军队的进攻。